

央珍
著



拉萨的时间

央珍

著

拉萨的时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拉萨的时间 / 央珍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5339-5418-5

I. ①拉… II. ①央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3136 号

拉萨的时间 LASA DE SHIJIAN

央珍 著

| | |
|------|-----|
| 责任编辑 | 瞿昌林 |
| 装帧设计 | 金山 |
| 排版制作 | 尚春苓 |
| 责任印制 | 朱毅平 |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浙江文艺出版社 |
| 网 址 | www.zjwycbs.cn |
| 联系电话 | 0571-85152727 |
| 经 销 |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113 千字 |
| 印 张 | 5.75 |
| 版 次 |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339-5418-5 |
| 定 价 | 35.00 元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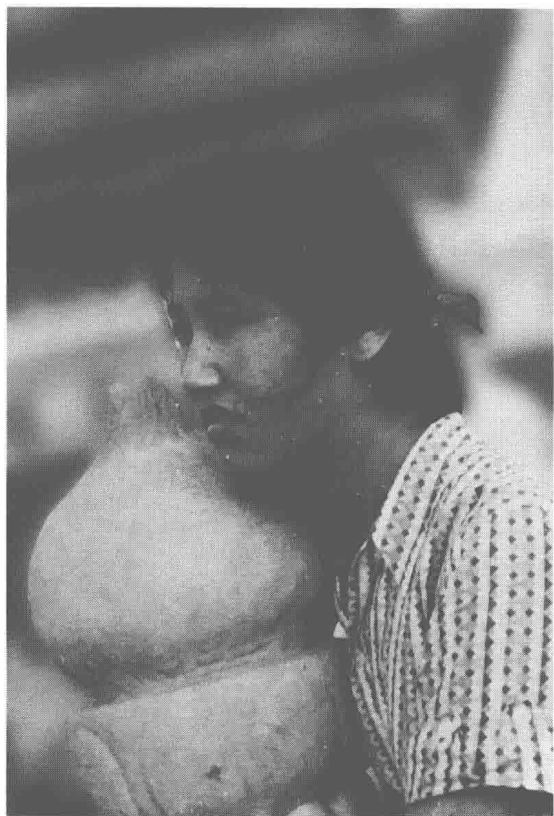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读一页书 舔一口蜜

北京读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策划



央珍 摄于1982年

拉萨城是一座彩色的家园，
我喜欢它的任何颜色。

——央珍

序

通嘎

二十年前，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的维思大学（Wesleyan University）担任访问学者，后改任客座教授，给学生讲授西藏当代文化和藏文，其间抽空写了几篇文学作品，包括《涅槃过程》《等待小天使》《色身之乐》和《秋叶·女人的记忆》。在《秋叶》这部作品中，我描写了与龚巧明、田文这两位进藏女作家的相识和相处，以及不久以后在秋天里她们与我永别的悲痛离奇经历。

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，秋叶泛红、泛黄之际，我的学生黛安娜主动提出采访我，写写我的文学经历。我由此记起此前龚巧明、田文就是在采访了我的不幸经历之后不久，即遭遇了不幸。我有点后悔答应了黛安娜的采访，因为对任何不幸，我都怀着敏感。

《高处的通嘎》在学校《争鸣报》上如期刊出，黛安娜安然

无恙。我回西藏的第三年，黛安娜还专程来拉萨看望我，她蓝眼睛、黄头发，身上散发着强有力的能量。美国人的命真硬，我当时想。

龚巧明、田文她们去世大约三十年后的深秋，在北京的央珍啦（名字后面的“啦”是尊称。另外，按照我们藏族的习俗，人走后不能喊他们的名字，下面我尽量以“逝者”来代替）也走了，很匆忙地。

逝者的爱人龙冬要我为这本新书写序，我没有按常规推辞、推托，因为他在悲痛中搜集、修订逝者作品，与出版社联系落实出书，与西藏方面联系安排首发仪式，不无艰辛。我于是利用藏历新年时间，如同自我采访，慢慢回味我们曾经相识、相处的经历。

逝者的作品，我们往往是第一读者，是第一拨被感动得热血沸腾的人。就连她的长篇小说《无性别的神》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《拉萨往事》时，我们为帮助寻找合适的演员和场景，都像剧务一样满拉萨疯跑。日喀则朗杰、文物局朗杰、尼玛次仁几位朋友，不知多少次谈论逝者的作品《圻字的边缘》《赤江佛邸怀古》《拉萨的时间》和创作感想《西藏不再遥远》。大家一边喝酒，一边谈论，一边感动。逝者的每一句话、每一篇作品，甚至每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穿着行头，都是我们大家的话题和记忆。但是，这篇序文里，我还想谈点其他的事情，其他一些更加私人的事情。

1985年秋天，在龚巧明的追思活动上，我与逝者相识。逝者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，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藏族学生，“北大央珍”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专利效力的标签，独属于她。高雅、清丽、聪慧的她在《西藏文学》编辑部工作将近十年，为爱情和理想远走北京，留给我们无尽的孤寂。我和朋友们自我安慰：西藏，确切地说我们失去了她；北京，确切地说龙冬得到了她。首都在上，朋友第一，至少她留给我们那么多美丽的记忆。在她去北京前，大概是1993年吧，我的小说《就说你脖子上那串珊瑚项链》被《西藏文学》的一个编辑婉拒，说你通嘎现在小有名气，就要写出与名气相符的作品。我郁闷地找到那时在编辑部已经具有一定话语权的逝者，希望她从另一个视角读读这篇我很动情写的小说。没两天，她打电话说，这部作品比我先前所有作品都好，真诚地表示很喜欢这篇小说。为免引起同人的误会和尴尬，我这部小说被改名为《白色》（我对此略微有点不过瘾）。《白色》在《西藏文学》刊发，当年即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之后某一年，我随中国对外友好协会访问澳大利亚，出席与澳大利亚国会图书馆的交流座谈时，当着作家刘亚洲的夫人李小林和其他很多名流的面，馆方很轻易地在电脑中将《白色》检索出来。团员们惊讶地问我：这通嘎不会就是你吧？我为此感到一丝荣耀。

自从逝者定居北京，我们，特别是我自己也把北京，确切地说是把他们的家当成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公事办完，便急匆匆奔赴建国门中国社科院东边南牌坊胡同的那栋两层老楼，与他

们夫妇相会。我们一同在国际俱乐部的露天酒吧喝酒、抽烟，在风中谈天说地。我们一同到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喝酒，看世界杯球赛。后来，他们搬到亚运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院，我又转去藏研中心，那里成了我们的“驻京办”。我们基本上吃遍了周遭所有的餐馆，把北京的各类朋友都约上，豪情万丈，但是班底总是我们三个，其实多数时间里是我们两个。多数时间里，龙冬会有意让逝者与我单独一起吃饭，让我们自在地用家乡语言交谈，一起喝咖啡，一起幽默。一谈，一聚，便是好几个小时。为此，我从内心深处感谢龙冬的宽广和对我的信任。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夫人旺姆拉内心深处对逝者的敬重和信任。

曾经，在不了解的情况下，我们几个朋友把龙冬和他朋友开车拉到止贡替、热振寺、达龙扎寺，还有海拔很高的雄色寺，差点把龙冬给报销了。逝者不停地从北京来电话询问我们到哪里了，虽然雄色寺是她的梦幻之地，但她坚决不同意我们把龙冬带到那里，她害怕龙冬的身体受不了。我们也没和龙冬打招呼，每年把来藏探亲出差的逝者带到洛扎喀曲寺、措美玛悟觉，还有遥远的阿里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，她一路如鱼得水，欢声笑语。

2017年，逝者没有如约回到西藏完成我们既定的行程。到了9月，日喀则朗杰像宾馆叫早一样还专门打电话提醒她今年的旅行计划，她却以一堆理由缺席了，永远。

深秋的一天，当我在拉萨听到她离世的消息，心里直觉应验了某种久远的预感，秋天定格在这个时段，她过早地走了。当年，

我在太平间为龚巧明守灵时，作家田文从圆圆的大眼镜里透出深邃的幽幽的目光，发出一句“阴间多了一位才女”。这回我想说，人间缺失了一位才女。

2018年2月18日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/ 通嘎 | 1 |
| 小说 | |
| 圻字的边缘 | 003 |
| 阳光·小雨·月亮 | 016 |
| 羊肩胛骨上的圻 | 029 |
| 晒太阳 | 034 |
| 散文 | |
| 菩萨·邻居 | 043 |
| 我不知道 | 048 |
| 拉萨有条八廓街 | 053 |
| 夏天的记忆 | 061 |
| 赤江佛邸怀古 | 063 |
| 静穆的西藏 | 074 |
| 我的大学 | 078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甜甜的忧伤 | |
| ——来自一个西藏人的纪念 | 089 |
| 拉萨的时间 | 099 |
| 今生来世的感念 | |
| ——记廖东凡老师 | 102 |
| 西藏不再遥远 | 111 |
| 我的家 | 114 |
| 舅舅 | 116 |
| 安多强巴 | 119 |
| 德门·德庆卓嘎 | 122 |
| 布达拉宫 | 127 |
| 拉萨故事 | 130 |
| 手记 | 132 |
| | |
| 附录 | |
| 西藏往事 | |
| ——作家祝勇访谈央珍 | 139 |
| | |
| 往后 / 龙冬 | 151 |
| 娇娘已回东山上 | |
| ——选编者的话 / 孙佳 | 159 |

小说



央珍下乡采访 摄于1986年

圪字的边缘

“诸位！诸位！”婚礼主持人班丹大叔笑咪咪地走进来，“和新郎新娘见面仪式开始了。现在，大家请跟我来。”

“哗！”屋里顿时沸腾起来了。

女宾们忙放下手中的瓜子、卡色^①、奶渣，纷纷站起来，往座位后面寻找自己的提包。手忙脚乱中，一条条洁白的哈达，一个个色彩缤纷的礼品，已在女宾们手中。

“急啥？急啥？新郎、新娘跑不了！”男人们最沉得住气。“咕咚、咕咚”把杯中最后几口青稞酒饮尽，“嗖、嗖”把指尖剩下的一层薄薄的鼻烟吸完，“我开了！”把最后一圈麻将打完，这才一个个不慌不忙地从衣兜中掏出信封似的红纸包和哈达，慢慢地站起来。

① 卡色：藏族传统节日食品，由面粉、牛奶、白糖制成，入油炸成面点。